

滁州志序



聖王經一海宇舉天下之
形勢風俗戶口財賦
以及良材賢喆亦旣
登之版圖掌之職方

滁州志

余序

炳諸史冊而猶必於
郡邑志乘綜攬而詳
列者何也蓋天下運
會政治代有升降山
川陵谷代有變遷生

聚教養代有隆替習
俗若江河生殖等盈
絀非志則無以鑒於
古而宜於今是志也
者固政之輪輻也然

政所以經萬世而志
所以備時考非隨世
踵輯又無以光時化
而昭日新誠鉅典哉
滁居南北孔道爲探

風所必諮而志典荒
缺垂數十載其修於
故明嘉靖時者惟以
編年紀事於民風利
弊多闕而不詳有失

志體楷以庚戌冬來

守滁陽心焉識之顧
以滁地土瘠民貧積
弊叢錮疾首種種迺
爲請諸

上臺有平圖均役革
里甲禁徵耗兢兢乎
告無罪於蚤負之思
此適奉

上命天下郡邑增修志典

於是乃忻然延滁之
薦紳衿士而進之與
之虛懷商訂旁蒐往
乘近採輿情鑒於古
而不致拘牽考諸今

而務甄疑信其條分
縷晰一以中州新志
爲準匝歲志成於是
率滁之屬僚而誠之
曰

今天下政化大行制作備
舉而重以志乘載新
是誠治道重熙之日
非夙夜祗被何以靖
乃位哉且日星河嶽

儼然在望吾甚以斯
志爲陽秋矣滁之紳
士喜滁志之告成而
重以予言爲不謬援
例以序請因爲述所
見以質之嘗

皇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仲秋

滁州守西塞余國樞

撰



滁州志序

志者識也識其所自出物
產人材是也志者治也因
其所出而治物產以用治
人材以教是也志者制也
因其所出而治之以合乎

制治物產爲耕織漁樵商
賈之制治人材爲明倫秉
理移風易俗之制也志者
智也立一制於此爲物產
人材之準而或過或不及
有前轍可鑒者有殷憂將

啓者智則預燭其未然也
滁州名肇晉初志昉宋代
顧雜考羣籍如阜陵城范
增墓劉平舊蹟蓋前乎此
已然其統轄兩邑則自隋
始兩邑之荆磚城則自明

始明初太守羊城陳公覓
前宋法曹龔維蕃手輯志
而增修之太和曾公嗣修
之莊肅胡公特倣編年例
修之貞陽戴公則又修之
自是以後無聞焉遭際

盛朝三十年來休養生息滁之物產人材視明季兵寇餘燼殆一變矣今

太守余公奉

藩伯檄將修通省志繕進

御覽如河南南省志例召皞等於

滁州志

潘序

三

庭下申

憲檄令開局遴衆俾朝夕從

事始於子冬歷今丑夏皞

等怍怍誓公乃克告竣凡

歷前錄媿告災諸項一仍

其舊若乃士觀

國光民順

帝則閭巷之貞蝗旱之喘皆得
上霑

曠典滁亦何幸而麗

聖君良牧之悃懃哉為類若干

共卷若干願郡中父老子

滁州志

潘序

四

弟各自拮据物產砥礪人

材俾備他日風俗良書則

此一志之裨益地方多矣

郡人潘運皞譔



滁州舊志序

滁州古永陽郡也山川之清峻城廓之弘麗風俗之敦龐名宦人物之奇瑰雄傑史冊所書稗官所記與夫文人碩士之揄揚歌詠者歷歷可考逮入聖朝爲畿甸名郡眎昔有加焉永樂二年夏五月璉奉命來知州事嘗求志書久而未得深以一郡事迹湮沒無聞爲可慨近得一編乃宋淳熙中法曹龔維蕃所修者惜乎舊無刻本歷歲旣久傳寫舛訛殘缺益甚暇日因取史傳參以諸文字有足徵者較其訛駁交其繁蕪更爲補訂重定凡例而增以總論郡表小敘續以前元故實若我

滁州志

舊序

皇明聖制典章文物則謹書之其古今名公巨卿與四方文士詩文足爲滁郡黼黻者亦備錄焉勒爲二十六卷則凡一郡古今事迹庶幾粗備矣於戲成周之制職方氏旣掌天下之圖而邦國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領之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一代政教於是可考不徒取以爲虛文也然則後世郡邑之有志其亦古之遺意歟第璉之陋聞諛見不足以該一郡之事坎蛙窺天不量甚矣網羅遺逸啓發愚蒙尚有望於博雅君子

永樂四年夏五月初吉前

國子勒教奉訓大夫直隸滁州芋城陳璉序

又

環滁江北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韋應物滿執中之
詩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琅琊一畫言醉翁
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
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奇絕可畫如環滁者哉無韋應
物王元之歐陽修者之爲守無蘇東坡曾子固滿執中
者之爲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滅
沒於荒烟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有其人則凡山水
之可畫者當磊磊自勝而不落莫於天地間矣嗟乎天
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

滁州志

舊序

二

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視之環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
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哉詩人之詩也歐陽修曾子
固者文果何哉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
之遇其眎尼丘之孔泰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
二程紫陽雲谷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
會豈細事哉萬古一大開闢天地一大幾會人固思境
而境亦思人山川與我固欲各無恙也而騷雅餘談文
章小技者惡足以當此哉吾聞梅花五百銅狄三千將
必有爲環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滁之勝
豈徒爲可畫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是惟在

乎精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化筆以天而不以人其所以陶鑄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筆則山川盛德固雖有以包容乎我而天下萬世豈無具大隻眼者哉此又可與知者道也今年夏太守曾公謂郡文獻不可無志乃取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何例哉蓋知韋蘇歐滿不足以睨化筆之一毫而必拳拳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爲一大畫軸也夫詩文之人以畫而爲畫工之畫化筆以畫而爲天地聖賢之畫由是觀之則環滁一畫果何畫哉書成命滁兩生

滁州志

舊序

三

劉鍾嶽石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爲請臬亦嘗有詩琅琊而又以公爲滁賢守也遂不腆爲公一序

弘治六年癸丑秋八月晦定山居士莊臬書於活水之

天峯草閣

又

滁舊有志病弗叙前守蓋數謀之未得勝事者嘉靖丙申予至而稽焉則慮如前守會栢泉胡子以使事還予夙知胡子喜謂滁人曰志成矣以請胡子胡子曰吾志也乃選學官弟子博達者八人以相再閱月而志成予覽之終卷曰斯足徵也夫夫郡莫不有志志古列國史

也而未有志以史者乃胡子以史志焉叙以代紀事以
年紀畧者足冗者剔失實者稽舛戾者訂而沿革是非
政治得失人物臧否又各附以論斷詞旨簡嚴真一郡
之信史也昔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史之祖也
其操縱予奪無少假貸胡子其殆倣是乎胡子始任是
事也矢於衆曰夫志將以傳後也匪公弗協匪傳弗詳
匪慎弗覈弗協弗詳弗覈斯弗信弗信弗傳矣咨訪蒐
輯品藻去取無少忽焉胡子蓋以自懼也亦因以懼其
鄉之人也凡予輩吏茲土者且莫不以胡子懼也夫有
所懼則不敢爲不善不爲不善則必日進於善是志也

滁州志

舊序

四

豈惟足徵邪八人者採錄則孟源邵廷相朱鳴謙陸鏊
校正則蔣欽孫孚于世材韓澄也法皆宜書丁酉夏五
月臨海林元倫書

又

敘曰嘉靖丙申余奉使過家太守林子過余問余郡志
美惡余曰余少檇昧顯侗寡識長學仕四方未皇徧窺
也吾子爲政久其誦覽宜詳願因竟義林子乃嘆曰嗟
乎夫志古國史也將以通性命之理明古今之變著勸
監之則者也是故古之人有行之滁志繁猥穢濫漏闕
放失其於詳疎咸失厥中又不續者垂五十年敢以吾

子輯而正之余謝非任既取細讀之良然不誣乃輒不自揆竊準丘明仲豫之作蒐羅亡佚分散類名刪裁浮冗參廣體要勒成一家之言夫自天地剖判山川肇分山川奠居財用生殖建國置邑各因其時侯守長令緣制迭起前哲遺獻往往有之禮樂政刑率不相襲故余爲是編唯順世代遠邇載祀先後不以科類區域相從它諸不可離析然後乃因附見焉其事大抵采摭史傳其文率會厥指刪潤之其義則竊取古作者之志焉夫世降道亡化漓習窳良守令哲代不數人先王法典寢以微滅命討賞罰或未厭人道德風流其致靡一余故

滁州志

舊序

五

過不自量欲因崇廣然意淺能下踈紊尚多加尚書期簿刊改靡逮所庶英儒君子廣寤多聞有以教蒙爾歲在強圉作噩夏五月郡人胡松讓

又

國家郡邑徧天下各有紀志史氏之遺也其紀載有分門者有編年者總之貴該而博而或失則瑣貴直而當而或失則俚必辭嚴義正事雖錯出而要不得徇于偏不訛于時日斌斌質有其文庶幾可傳焉余往家居從鄉先達林順公所得莊肅胡公手爲滁志竊撫卷嘆曰茲志以編年也本合司馬氏法蒼然蔚然三四讀不能釋

予第歷今七十餘年缺漏未修必有俟於續之比庚戌仲夏承乏之滁陽亟詢其志果爲闕典念滁爲畿輔要區陶成于詩書興起於禮樂鉅典絃綱因革損益匪志而易以考古證今于是遠稽往牒博搜遺佚爰集兩傳士諸紳掖參訂編摩凡六閱月告竣繪圖列表分爲二十四門乃請罔臺茗溪錢公重知品隲其於星野疆域營建食貨祠祀災俗吏治材藪古蹟僊靈無不芟繁撮要條分縷悉而以椒安兩邑附載大都令人一展卷而典章軌物可了然矚者人之言曰典謨約矣春秋不以其故貶經春秋嚴矣遷固不以其故貶史何也篤於時

也夫志之有編年也志之變也志之不復爲編年也此亦時之變也然而挽世易俗之念當無揚確異同間矣昔孔子適衛嘆其民庶而欲加以富教若滁生聚耗絀屢闔凋零非所望于旣庶明矣矧近日公私驛騷力役滋瘁封圻多傲人文罕麗尚可以古樂土視之哉卽余日惻惻焉爲櫛比而爬搔之然恐委瑣肝膽未獲盡洩于封內乃多士攬衆說考遺事莫不舉手加額歸功于余謂足嗣前修而啓來躅余謝不敏要以刻畫歲月從事筐篋宜必有敦允嘉栗徯志而不應者試思昔何以紓今何以棘昔何以給今何以乏昔何以乂今何以焚

卽藁爾下土未嘗不可施以富教者願言藏之瑯琊山
中以俟知罪則余與諸君子有分任之責矣

昔

萬曆甲寅歲仲夏日知滁州赤城戴瑞卿書

滁州志

舊序

七